

(秦腔)

比目魚

成德淑改編

陝西人民出版社



場 次

第一場	慕 藐	第二場	入 班
第三場	怀 思	第四場	改 生
第五場	登 台	第六場	揮 金
第七場	园 会	第八場	逼 嫁
第九場	罵 賊	第十場	化 魚

劇 中 人 物

譚楚玉 (簡称譚)	少年書生，約二十岁。
刘藐姑 (簡称藐)	小旦，女伶，十六岁。
錢万貫 (簡称錢)	淨，柯桥镇的惡霸地主，約六十岁。
刘文卿 (簡称文)	杂，玉筍班班主，藐姑之父，約四十岁。
刘絳仙 (簡称絳)	搖旦，藐姑之母，老女伶，約三十二岁。
演員甲 (簡称甲)	老生，玉筍班的老生。
演員乙 (簡称乙)	末，玉筍班的老旦。
演員丙 (簡称丙)	淨，玉筍班的丑角。
演員丁 (簡称丁)	丑，玉筍班的生角。
老 翁 (簡称老)	末，玉筍班对門的老翁。
苟 才 (簡称苟)	丑，錢万貫的狗腿子。
凤 成 (簡称凤)	丑，錢万貫的狗腿子。
观众四人	甲、乙、丙、丁。

第一場 慕 藐

(譚楚玉巾服上)

譚：(引) 客愁如張儉，家貧類相如。

(詩) 双亲逝世家道貧。

奕詩霽文渡光陰。

不同流俗隨俯仰，

遊覽山川闊胸襟。

(白) 小生譚楚玉，双亲早喪，一身飄零。近日為探柯山九龍之勝，來到這三衢地方，聞听人說，有一玉筍班在此演戲。女伶劉絳仙之女，劉藐姑，才色出眾，隨母學戲。今天風清日和，且去一睹芳容也。(出行)

(唱花音慢板)

為消遣我也要逢場作戲，

看一看那人兒究竟怎的？

幸喜得今日里風和日麗，

出門來只覺得心曠神怡。(留)

內：(喊) 玉筍班戲已撤台，你看劉藐姑跟她媽到下處來了。

譚：呀！(接唱)

猛听得玉筍班已經撤戲，

站路邊且把她暗中品題。

絳：（內）女兒，隨上些。

（刘藐姑隨刘絳仙上）

絳：（唱花音二六）

一曲歌罢声誉重，
博得台下喝采声。

藐：（接唱苦音二六）

自恨生身太不幸，
随母学戏梨园中。（留）

（譚見藐姑，痴呆注視，自言自語）

譚：刘藐姑，刘藐姑。

藐：（接唱）猛抬头不觉心儿惊，

路边站立一書生。
痴呆呆，眼儿瞪，
口儿里噙着我姓名。
他为何停身不走动？
令人难解其中情。
急忙前行莫久停，（羞走）
不由藐姑脸儿紅。（留）

譚：刘藐姑，刘藐姑，果然名不虛傳也！

（唱搖板）

刘藐姑果然是天生佳丽，
又聪明又俊秀傳聞无虛。
譚楚玉何幸运有此奇遇，
惹得我一阵陣意乱神迷。

（藐低头弄衣，隨絳下）

她那里羞答答益增嫵媚，
 弄着衣紅着脸又把头低。
 随后边且看她居住那里？
 好机緣我怎肯失之交臂。（下）

（二幕启，玉筍班对門一老翁树下扫落叶，藐随棒上）

藐：（唱二六）我这里偷眼回头看，
 那書生紧随在后边。
 急忙推开門兩扇，

（急推門，入內，棒关門）

譚：（上接唱）一步来迟門几关。（截）

（白）一步来迟，門儿已关。对門有一老翁，待我上前問
 过。老丈見礼了。

老：相公施礼为何？

譚：請問老丈，这可是玉筍班的下处？

老：这是錢万貫的花园，玉筍班借居于此。

譚：方才那一年轻姑娘她是何人？

老：那一姑娘名叫刘藐姑，年方一十六岁。她爹是玉筍班的
 班主，媳是有名的花旦。那姑娘随母学戏，尚未登台，
 她不但人样好，而且諳書識字，学得一手好針線，真是一
 个好女娃娃！

譚：你可知她許人否？

老：她是她爹娘的搖錢树，聚宝盆，非有巨万之富，难諧秦
 晉之好。相公莫非想攀这門亲事不成？

譚：学生一貧如洗，不敢高攀。

內：（喊）爷爷回家吃飯。

老：我要用飯，欠陪了。

譚：老丈請便。（老翁下）哎！

（唱二六）

听得老丈講一遍，

不由我爱慕更难言。

若能与她成亲眷，

倒是一对好姻缘。

只是我一身孤單、四处飄零家貧淡，

那里来巨万資金把亲攀。

这亲事分明难如愿，

强自追求为那般？

待我即刻回旅店，

（轉身慢行，低头沉思，忽喜又折回）

忽然間想起事一端。

照这样人儿真罕見，

到那里再寻美嬋娟？

好机会怎能失当面，

还要我想法作周旋。（留）

（猛見門首招帖，接唱）

猛然抬头用目看，

一張招帖貼門前。（留）

（白）原是一張招帖，待我唸来：“本班新招学徒一班，各角俱备，只少淨角一名，愿入班者，速来洽商。玉筍班班主刘文卿启”。哎呀！

（接唱）正恨进身无引綫，

这分明是个好机缘。（截）

（白）它既招一净角，我何不投身入班，作个进身之阶。俾得与藐姑朝夕相见，倾吐私衷。（想）哎，不能呀！

（唱二六）

我虽然家贫有志向，

倒不如勒马早收缰。（截）

（白）我乃读书之人，岂能为一伶门女子，屈身学戏？还是早下决心，何必自寻烦恼。只是千古奇遇，怎能失之当面？（想）我想藐姑乃是刘家独生爱女，爹娘为了晚年有靠，定要寻个有才有貌，有为有守的乘龙佳婿，我谭楚玉才貌双全，到处闻名，只要登门求婚，何难雀屏中选呀？

（唱花音二六）

刘氏只生一爱女，

定要寻个好女婿。

只要我登门求婚去，

他必然慨允不推辞。

（白）待我上前叩门，（又止）哎呀！且住！我想我与他家素无来往，总该有个冰人才是。我该去请何人？

（想）想起了。对门那个老伯，倒是个现成媒人。

（唱花音二六）

央老伯作媒把话讲，

这倒是个好主张。

莫犹豫，目前往。（急行又止）

(轉苦音) 忽然想起事一樁。

刘氏夫妻把戏唱，

全憑愛女掙家當。

照我这窮愁又放浪，

怎能把愛女許成雙？(留)

(白) 想來想去，除非投身學戲，還是無門可入。我想昔日唐伯虎，為了秋香，不惜华府屈作僮僕，我譚楚玉為了藐姑，有何不可呀！

(唱二六) 想昔日解元唐伯虎，

不替屈身作僮僕。

為藐姑一切全不顧，

說什麼名儒不名儒。(截)

(白) 待我整頓行裝，即來報名。正是：

意志堅定不變向，

一任他人說短長。(幕下)

第二場 入 班

(刘文卿上)

文：(引) 角色已齊備，開館授徒弟。

(白) 孩子們！喚眾徒弟。

內 (應) 噢！

(演員甲、乙、丙、丁與譚上)

甲、乙：(引) 喜穿戲衣裳，

丙、丁：(引) 從師入學堂。

譚：（引）为了心头愿，投身到戏房。

众：（白）拜見班主。

文：一旁坐下。（同坐）女儿走来。

藐：来了。（上唱搖板）

自那日回家心不快，
那書生叫人費疑猜。
他痴站路旁好奇怪，
吟着我名儿为何来？（截）

（白）爹爹万福。

文：这是同班弟兄，一同相見。

（同礼，藐見譚大驚，譚微目示意）

藐：他！

文：角色齐全，今日开館，已备有香燭供果，好燒香請二郎神。（同起立）

譚：二郎神是何尊神？

文：二郎神是梨园的宗主，就象儒門的孔夫子，釋家的如來佛，道家的李老君。我們这位宗主，极是灵显，又极急躁，班中倘有不明之事，他便立刻觉察出来，大則降災降禍，小則生病生疮，尔等切記在心，不要触犯者才是呀！

（唱帶板）二郎神性急躁又极灵显，
不比那儒釋道大度包涵。
望尔等記在心避惡向善，
切不可冒犯他自取禍端。（截）

譚：这等說来，最忌諱的又是何事？

文：最忌同班之人，不守規矩，做那瀆褻神明之事：或以長
 戏幼，或以男譴女，这是神明最計較的呀！

（唱搖板）最忌譴同班人不守規範，
 長戏幼男譴女最为攸关。
 假若还瀆神明必遭天譴，
 望尔等慎言行各自避嫌。

（文在神前摆祭札）

譚：（背白）这等說来，我又錯走門路了。

（唱苦音搖板）

我只說与可人朝夕斷伴，
 誰料想走錯路进退兩难。

（作思索）哎，去喇！

（轉花香）說一篇荒誕話将人欺騙，
 为藐姑我还要等待机緣。（留）

文：众兄弟，随我拜神了。

（文燒紙拜神，众随拜）

文：（唱二六）燒罢紙錢跪戏堂，
 俯首虔誠拜二郎。
 請尊神扶持他們唸做道白
 身段規模都成样，
 一出声名播四方。（留）

众：班主請坐，受我等一拜了。（譚随藐并立一起互看，众拜）

（同唱）俯首虔誠跪戏堂，
 但愿班主福寿长。
 还望耐心多教养，

玉筍班博得美名揚。（截）

文：角色已定，第一本先排荆釵記。

（散脚本，譚痴呆）

文：譚兄弟快領脚本。（譚驚領）从今日起，按照角色，各坐各处，不許长幼戏謔 男女交言，若敢故犯戏規，定要重責。（譚藐互視）

譚、藐：（同白）但愿和^她_他坐在一起。

文：生旦同桌而坐，其余各坐一桌。（譚、丁爭与藐坐）

丁：譚楚玉……

藐：（背白）他名叫譚楚玉。

丁：你是淨角……

藐：（背白）他怎么是个淨角？

丁：怎么坐在这里来了？

（譚似未聞）

文：这是戏房規矩，譚兄弟定要遵守。（譚离坐）座位已定，今日先唸荆釵記台詞一段，随我唱来。

（唱二六）暗自伤心暗自号，

一封休書起禍苗。

爹爹見書心焦躁，

繼母見書喜眉梢。

与孙賊狼狽設圈套，

妄想玉蓮渡鵲桥。

分明是狂徒行奸狡，

我岂肯順从乱命嫁富豪。（截）

（文唱完一段，众照样唱一遍）

(白) 噫戏一半，同到后堂进膳。

(众下，藐吊场，譚回視慢下)

藐：我看这个書生，不但仪容俊雅，而且气度軒昂，絕不是个寻常人物呀！

(唱花雪二六)

凝粉面，映珠胎，
恰似神仙下紫台。
瑤林玉树风尘外，
龙章凤質非庸材。
他那里头上儒巾戴，
分明是賢門一秀才。
情繾綣，意徘徊，
到梨园分明为我来。(留)

(白) 那日途中相遇，无怪他十分顧盼于我，我說是相公，相公，你既有意，我岂无情呀！

(唱) 你既然对我多憐爱，
我岂是无情女裙釵。
驀地相逢出望外，
但愿得能把凤侶諧。

(白) 今日咱倆这一拜呀！

(接唱) 适才間并肩立堂上，
只当是暗締姻緣預拜堂。
那一夥蠢才熙熙又攘攘，
权当做催妝姻亲、伴嫁媒婆、扶拜的梅香。
我爹爹恰如男宾相，

又好似主婚的丈人行。

我二人新郎新妇一般样。

只少个拜罢花堂入洞房。（留）

（白）只是你既入班学戏，就该做个正生，我与你同桌并坐，同场出台，为什么做起花面来了？

（唱苦音二六）

难道你入班前没有细想？

甘愿做大花面太得荒唐。

（转花音）但愿我扮虞姬登台演唱，

与霸王同出场净旦成双。（截）

（白）戏房之内，规矩极严，何日得随你我之愿？

文：（内喊）女儿快来。

藐：来了，正是：无限心腹事，且等好机缘。（下）

第三場 怀 思

譯：（上引）为做有情痴，学戏心不悔。

（白）小生入班一月，漫说与藐姑谈情说爱，连寒暄也不能叙得一句，只好在课堂之中，眉目传情罢了。这刻刻相见的相思，更比不见难害也。

（唱苦音摇板）

相思病儿真难医，

怕的是形即影偏离。

咫尺相距如千里，

倒落得可望不可即。

只說一見便歡聚，
 却依然形單影又隻。
 这都是我欠下了的风流罪，
 空惹得瞞地害相思。

（二幕启，布庭院月夜景，譚慢步到庭院）

（唱苦音）一輪明月照大地，
 月移花影过牆西。

（轉有力地花香）

猛想起傳奇西廂記，
 这段佳話耐寻思。
 張君瑞閑遊普救寺，
 与鶯鶯一見兩投机。
 孙飞虎想夺崔氏女，
 崔夫人吓的无主意。
 慌乱中想下权宜計，
 退賊兵以女愿作妻。
 張生聞言心欢喜，
 白馬解圍出大力。
 崔夫人諾言变儿戏，
 惹得張生害相思。
 丫环紅娘仗俠义，
 傳書递簡通消息。
 他二人相会西廂里，
 心病只有心药医。
 这便是个好前例。

我何不書面表心跡。

待我即刻写信去，

(白) 且住！

(接唱) 怎能送到她手里？(留)

(白) 張生有紅娘傳書遞柬，藐姑不但沒有了环，連个奶公乳娘也沒有呀！

(唱) 他有个紅娘把書递，

我沒个人儿傳信息。

这才是一夜想下千条計，

天明还是沒主意。(留)

(白) 事到如今，难道罢了不成！哎，有了！我不免把入班的苦心，求婚的私意，写下一封密扎，搓作一个紙团，等到唸脚本的时节，候得众人不見，丢在她的怀內，她看見了，自然有个回音呀！

(唱花香) 写就密書傳情意，

設法送到她手里。

这便是个好妙計，

无故发急为怎的？(留)

(白) 我想这个淨角，与她常难接近，不免把此意也写在信內，求她設法方便呀。

(唱) 藐姑聪明有才智，

定然有个好主意。(二更鼓响)

猛听得譙楼二更起，

写好信再等好时机。(截)

(白) 待我即刻写信，正是：

密書傳情意，自有好消息。

(幕 下)

第四場 改 生

(演員甲、乙、丙、丁上)

甲：(上引)唸書不長進，

乙：只好戲房混。

丙：台詞記不下，

丁：一天挨一頓。

甲：眾位學兄請了！班主今日考試，大家都得留心。

乙：小譚和藐姑記性真好，一月之內，脚本全部唸熟，我們趕他不上。

丙：他倆耍弄聰明，顯得我們不好。

丁：今日若還挨打，先拿小譚出氣。

甲：班主快來了，各人就位。(同坐)

譚：(上引)芳顏難親近，

空作痴情人。

(白)列位請了。(丙、丁不理)

甲、乙：請了。(文同藐上)

文：(引)徒弟不成器，

藐：(引)生淨不相宜。

文：今日考背戲文，背不出來，都要重打。

譚：學生全部唸熟，都已背過。

藐：孩兒也都全部背過了。

文：你倆不消背了，只考較他們。

（譚、藐互觀喜）（丙、丁做鬼臉，甲送脚本）

甲：学生唸会“受釵”一段。

文：論情难分真和假，只背四句。

甲：（唱二六）論情难分真和假，

笔跡对来全不差。

岳母当时先发怒，

苦逼玉蓮嫁孙家。（留）

文：去罢。

乙：学生也唸熟了“謁相”一段。（送脚本）

文：莫推辭，莫謙訛，背来。

乙：（唱）莫推辭，莫謙訛，

丞相的話儿要參詳。

选饒州多亏老丞相，

那是个富饒好地方。

何况是瑤池閬苑神仙侶，

正堪配天祿石渠狀元郎。

当朝太师为岳丈，

珠联璧合世无双。

切莫胡思和乱想，

莫辜負十載守寒窗。（留）

文：去罢。

丙：学生唸熟“受釵”一段。

文：拿脚本来。

丙：学生唸得极熟，不消背了。